

忆川陕省模范儿童营

周克用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，在当地党组织、游击队 and 人民群众的配合下，汇成强大革命洪流，兵分三路向通江、南江、巴中进发，近一月时间，解放了通、南、巴三县。次年二月于通江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，苏区各地党的组织、各级政权组织、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。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领导下的儿童团（当时叫童子团）组织亦相继诞生，尤其在粉碎敌军三路围攻后，儿童团组织随着苏区的扩大得到很大发展。学校、工厂、街道、农村都建立了分队、小队，县里、省里都设有儿童团团部。当时省的儿童团团部设在巴中，高逢昭（在抗战中牺牲）任省儿童团部委员长，莫翼明（已故）、周克用任副委员长，朱玉山任指导员，下设有科室。另外还选择身体好、成份好、工作积极的十五、十六岁的儿童组建了一个模范儿童营，并配有武器，直接受省儿童团部的领导。各级儿童团组织的主要任务是：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、党的政策教育；组织儿童学习文化和参加保卫苏区、维护苏区治安等。当时苏区在各重要隘口、交通要道都设有哨所，由赤卫队、少先队、儿童团员轮流放哨、检验路条（通行证），以防敌人混入苏区。各地儿童团员不畏艰苦，面对复杂的斗争，机智勇敢地抓获了不少敌人暗探，为巩固苏区、粉碎敌人阴谋扰乱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就。

一九三五年春，红军撤离川黔边区向西转移时，我们渡过嘉陵江，随省委向江油的中坝前进。到中坝后就靠岩洞休息。就在这时候张国焘做出决定，“部队要行军，校范儿童营这些孩子不能带上，要设法撵撵他们。”我们当时想不通，这些可爱的孩子，个头小些，可他们热心于革命，身体又好，撵撵他们太可惜，太不应该。可当时在张国焘的统治下，谁又敢言？只得忍痛按照张的指示去办。于是便将这几百个孩子移到中坝某山地驻防。敌人了解红军撤离，便四面向校范儿童营包围杀去。校范儿童营虽据山占着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，经一天一夜的顽强战斗，终因得不到红军的援助，又无后援保障而失败。不少儿童于阵亡，英勇牺牲或被敌人俘去。少数逃出后竭力汇合部队，回到省儿童团部。告诉他们为了革命，全营同伴——舍身忘死，同敌人奋战，与敌人拼杀。战斗失利时，同伴们则以视死如归，宁死不屈，同敌人勇于搏斗，直至失去生命为止。同时他们对死难的同伴寄予深切悼念，表示在党的领导下，要勇敢杀敌，为死难同伴报仇。我们大家听了无不为之感动。

回顾几百名可爱的小战友，小英雄惨遭敌人杀害这段历史，每个人都会感叹难平。校范儿童营的小战友们，忠于革命，临阵同敌人苦战，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精神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。

二龙区苏维埃建立前后

唐 毅 九

九月

一九三三年(农历八月初)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解放马彰后，陈琼海连长何海洋(河南人)作指挥，率一连人来到二龙场，驻扎在磨老谷大店子(今大寅区法坪所在地)内。将部队划成组，分别深入到二龙街头巷尾及附近乡场农村进行访贫问苦，做发动群众工作。时间不几天，在二龙场召开群众大会，何指挥在大会上讲：“咱们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，专为穷人办事和保护穷人利益的军队，不为穷人一钱一粮，没收地主的土地、财物分给穷人，不让穷人再受他们的剥削压迫；建立区、乡苏维埃政府，区、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由贫苦群众选举当地苦大仇深的穷人担任，来为贫苦人民办事，同时还要组织赤卫队、儿童团，动员青壮年参军，扩大红军队伍，保卫苏生政权，维护地方治安……”广大群众听了何指挥的讲话，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，部分青壮少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、赤卫队和儿童团，成年人热情协助红军开展工作。

区苏维埃的组成人员，经何指挥审查后，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选出，经大家酝酿，选举龙岗村的朱彩如(又名朱才汉)为主席，负责领导全面工作；二龙的王邦贵为经济委员，负责实物、现金管理；二龙的刘西银为粮食委员，负责粮食收支保管；天星村的刘西坤为土地委员，负责土地分配管理；龙仪村的邱正保为裁判委员，负责调解乡邻纠纷、街邻不法坏人；文昌大桥木桥的何迎春为妇女委员，负责妇女的发动工作，任命郭民村的吴成九为秘书(因吴成九被开除，后由天星村的刘青和接任)、朱才良为区队长。

区苏维埃成立后，接着建立乡苏、村苏，开展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将

陈保六、陈阳初等押到群众大会上斗牛，宣布没收其土地，将土地按份分给无地少地的穷人。广大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。当时苏维埃各级政权组织，均有严格的纪律，如有干部违纪，即行查处。如区苏主席朱彩如与其弟朱才良勾结，将没收来的立山区地主家的银元、鸦片、绸缎、香油、猪油、生猪等物私藏起来，被文昌（今灯影乡）的肖德健查获。经何指挥调查属实，派人往他家搜出许多银元、绸缎、鸦片、生猪、香油、猪油等财物。随即将朱彩如押到长胜县苏维埃处决，朱才良就地（二龙场米市坝）正法。区苏主席另选曹家喜（二龙场帮人汉）担任。同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晨，反动派头子傅俊卿（三河人）乘机派部下反共大队长傅泽生（芭蕉人）率反动武装数百人分三路（一路从文昌，一路从九龙，一路从龙岭）进攻二龙。当时红军部队因工作分散，一时不能集中兵力对付突如其来三路进攻的敌人，致使区、乡苏维埃政府被毁，多数干部遭杀害。尽管二龙地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，但红军在这里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，在山区播下了革命种子，不少劳苦群众的子弟跟随红军走上了革命大道，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，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回忆父亲在立山区苏维埃工作片段

杨 启 周

我家祖辈都是佃田耕种为生，备受地主剥削压榨，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。一九三三年^{九月}（农历八月初）红军解放了立山地区，我们这些贫苦人家才得见天日。不久，红军到陈紫林家院坝开群众大会，选举村代表，村主

席，成立村苏维埃。彭兴安当选为主席，我父杨大作被选为村代表。彭兴安当村主席不久就把村里没收来的胜利果实，于黑夜组织人秘密运往龙背场亲戚家，途经新拱桥时被红车哨所盘查拿获，解送到长胜县苏维埃关押起来。村上又开会选主席，我父当选。时隔不久，我父就任立山区苏主席，那时他年已三十四岁，我也满十五岁了。听父亲说，他们区苏维埃同乡有范培芝、朱桃斋（秘书）、侯纯仪（劳工委员）、陈路（交通员）等人。县苏设在第五高小（即立山寺，于当年十月被反动派烧毁），区苏设在即荣光店内（今立山营业所）。县、区、乡苏维埃的主要任务，是组织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、分田地（拒签定号），镇压反革命，贫苦群众很拥护，革命形势发展快……可走地主的王和会甘心他们的失败。当年农历十月初二那天，以吴起清为首的反动派由柏林、傅俊卿由三河、吴明一并由龙桥同时向长胜县苏维埃进攻，红车则以诱敌从立山场撤往大石坎，凉风土庄至瓦子场一线，反动派紧跟至凉风土庄的棋盘石，天已黑了，便就地夜宿。次日拂晓，红车集中兵力大举反攻，把进犯的反动武装打得昏头转向，狼狈地向三河、柏林、芝子土等地逃去。县苏、区苏随即恢复办公。十月初三年饭后，红军一小分队从柏林子、德化岩、松林河来到我家，问我父亲，反动派是从哪里来的，当地有没有？父答，是从柏林三河来的，当地没有。又问，你是什么人？父答，我是区苏维埃主席。红军即叫我父一路到县苏维埃去。临走时我父还叫杨诗成、林守田、吴显清等人把柴、草、粮准备好，待我在上面喊示们就立即送上来，当时有人担心说“这次去可能回不出来”。

我和母亲焦急万分，不知所措，可当天下午父亲就在立山寺^村边喊杨诗成等把准备好的柴、草、菜赶快送上去，父亲的喊声很多人都听见了，大伙儿背的背、挑的挑很快就送上去，当他们回来说“杨主席很好”，我们母子才放下心来。由此，红军对父亲更信任了，父亲也更积极的工作，很少回家来。没隔多久，红军第二十年向立山地区进犯，红军移往大石坎上太阳坪、永福庵、黄凸寨一线驻扎，父亲他们随红军后勤走到瓦子场牌坊盘吴发峰房子扎下。冬月24日晚上，父亲回家来，全家跟他随红军一道走，还说：“这次走短时间不会回来。”因当时天荒马乱，我母子都能跟着走。第二天早晨，杨诗成请父亲到他家吃早饭，饭后回来走，母亲和我以及杨诗成、杨诗发跟他到德化岩潭平松才分手，临别时父亲托他二人千万要设法搭救一家人，他说：“家里东西丢了不要紧，只让人活着就行。”父亲走后丢下母亲和我及妹妹，家里先后遭到国民党匪军和当地土豪劣绅的三次查封，弄得无法生活，便逃往肖洞洞席家二岩躲藏，一家人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。到一九三四年二月，杨诗等等设法请我家借住请了几席客后，才敢回家露面。

一九三四年秋，红军打败白军回到立山后，县苏一位姓胡的同志来我家访问，见到我家的苦难情景和听完我母亲的诉说后，叫本村主席毛锡禄给我家送来大米和肉，还叮嘱他尽力照顾好我家。我们问及父亲在何处？他总是岔开话题，不直告情况。此后虽一直未打听到父亲的下落，但家里却得到较优厚照顾，生活日渐好转，遗憾的是这次红军来没住多长时间又撤走了，而那些可恶的土豪劣绅、乡保人员又乘隙

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尤其对我们以“鸟老二”的后人看代，长期受凌辱，长期抬不起头来，只有暗暗盼望着红军再来解放我们。

一九四九年冬，终于盼来了共产党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，把我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，得以重见天日，过上新的生活。一九五一年中央访问团访问革命老区来到仪陇深入基层访问。我们村是邓俊来的，经过二日的访问了解，选我作代表。出席访问团在县上召开的红烈军属会议，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一九五七年七月，县上又组织访问，廖晨惠等来我村住了近一月，通过调查了解，确认我父为革命烈士，并发给烈士家属证明书和抚恤金250元。党和政府对我家的崇高荣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我家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热心为公益事尽力的人

——记二龙乡农民吴光斗自费修石板路三十华里

李 希 孚 李 沈 立

吴光斗，仪陇县二龙乡（今大寅乡）唐家湾（现新民村）人。生于一八八三年，卒于一九五三年。家系自耕中农有田产四十挑，以耕种为业。全家生活素为俭朴，吴年近花甲，仍寒冬穿草鞋，腿上蒙着烂脚布，身穿短棉袄。席上席地便过冬，上街从不邀亲友坐茶馆或酒店乱花一分钱。若亲友至家必又热情招待，邻居少这短那，向他借取，只如般信用可长保往来，谁遇困难，若向他“邀礼”或请他吃饭，则当面谢绝。但为能帮助解决困难，却仍然热心去办。常与他交往的人都称他为“与人为善的大好人”。吴常年劳动生产所积累下来的钱粮，从未买过田，也未做过僱